

战铮 著



海猫 Haimaodao 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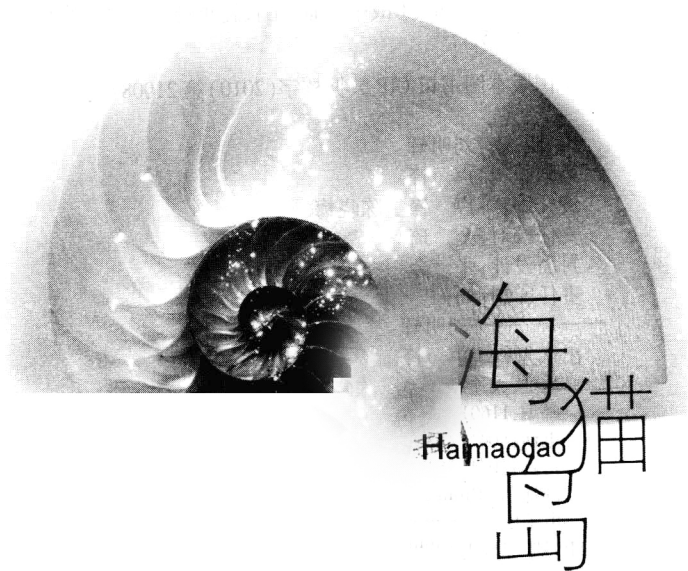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海猫=海鸥



——
战争
著



© 战锤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猫岛 / 战锤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505-0002-0

I. ①海… II. ①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0087 号

出 版 人:刘明辉
策划编辑:卢 锋
责任编辑:卢 锋 陈晓梅
责任校对:金 琦
封面设计:张 金
责任印制:刘振奎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0674/83621075
传真:(0411)83610391/83620941
网址:<http://www.dl-press.com>
电子信箱:cbs@dl.gov.cn
印 刷 者: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印 张:10.5
字 数:242 千字
出版时间: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5-0002-0
定 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 海猫岛 / 1
- 黑丫头 / 10
- 黄毛 / 14
- 林海回家了 / 20
- 林海和海猫岛 / 26
- 海猫岛的主人 / 35
- 过年了 / 43
- 一九八〇, 黑白双煞 / 63
- 死亡的边界 / 69
- 林海归来 / 78
- 废墟 / 88
- 大鸟 / 95
- 独狼 / 105
- 画画的渔翁 / 111
- 萌芽 / 121
- 大风, 晓雨 / 128
- 海底金矿 / 141
- 欲望 / 148
- 蛹与蝶 / 153
- 一九九九, 大年 / 162
- 新千年, 春收 / 171
- 老九来了 / 180
- 赤潮 / 187
- 天使鸟, 黄嘴白鹭 / 192
- 龙兵过 / 201
- 黄嘴白鹭, 专家 / 206
- 月圆夜, 海猫岛 / 212
- 画展 / 218
- 横丝肉 / 226
- 玻璃, 钻石 / 233
- 林森 / 240
- 平衡 / 245
- 保护区, 白鹭客
- 栈 / 256
- 动迁 / 264
- 崩盘 / 274
- 牛奶河 / 281
- 灵犀一指 / 287
- 巨浪 / 291
- 变 / 301
- 狼与狈 / 305
- 失乐园 / 314
- 雁阵 / 319
- 海的女儿 / 329

海猫岛

海猫不是猫，而是林家村居民对海鸥的别称；海猫岛也不是一座海岛，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坨子。满潮时孤悬大海中央的海猫岛，每遇大潮之后，就会被一条蜿蜒地露出水面的沙岗与大陆连接起来。但海猫岛一带确实有很多海猫，以及其他种类繁多、连当地人都叫不出名字的海鸟。深入黄海的海猫岛周围的海域，俨然一片生机盎然的海洋牧场——藻类品种多样、海洋生物丰富。这里是理所当然的海鸟天堂——完整的食物链、取之不竭的食物，还有一面高达数十米的悬崖供它们繁衍生息。

林家村得天独厚，背依青山，面对美丽的月亮湾，左揽海猫岛，右拥狮子岭。

北方秋天的海水清澈、纯净，深水区犹如一块巨大无瑕的翡翠。虽然没有“风浪”，但看似无形的暗流涌动的能量却更加巨大。涌浪完全不似“风浪”把能量浪费在花里胡哨的喧嚣上，而是招招着力。虽然今天的浪不算很大，但船身在舒缓的“涌”的能量作用下，依然如同被太极手推打般一震一震的。天高云淡，阳光从粼粼波动的海面折射回来，泛起跳跃的金光，映照在林滨的脸上，晃得他睁不开眼。

秋天的海面有了些许的凉意，但林滨却感觉幸福而温暖。

阳历十月二十三，霜降。

每年这个节气，海参就会结束夏眠，从礁石的缝隙或者石板下钻出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奇怪，有怕冷的熊要冬眠，也有怕热的海参，要夏眠。

海猫岛的海参个体硕大、参肉厚实，价钱一直卖得很好。所以，林滨有足够的理由在这个深秋的海面上感觉幸福而温暖。

因为，他现在就是这片海区的主人。金钱很容易使人感觉到幸福，不是吗？但财富通常与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海猫岛带给林滨的当然不仅仅是财富，还有抹不掉的痛苦回忆。

海猫岛的周边暗礁密布，这种海况正是适合著名水产品海参生存必需的环境条件之一——海参夏眠时可以遁入礁石的缝隙里酣然入睡。礁石之于海参，正如树洞之于黑熊。但也正是这些礁石，带给了林滨失去亲人的痛苦。

十几岁时，在那场暴风雨中，林滨亲眼看到父亲的船如蝼蚁般在这片礁石附近被海浪抛来抛去，最后化成了碎片。母亲和家人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犹在耳边回响。少不更事的不明白，父亲这样一个平时看起来山一样的汉子，怎么会就这样轻易地被打倒？

有的时候，天堂和地狱之间似乎真的没有过渡带。那一刻习惯了父亲拎着特意留着不卖的鱼交给母亲在柴锅里慢火炖着，待鱼香在村子里飘散开来，听到母亲带着喜意的喊声才跑回家吃饭的林滨，在目睹那一场景时，犹如一只在窝里打盹却突然看到蟒蛇侵入的土拨鼠，惊恐万状、束手无策。

回想起这一切，林滨有时会苦笑着问大海：“不就吃你几条鱼，至于吗？”可是大海却是一直沉默不语。或许，在她的眼里，人和鱼虾并

没有什么不同，都只是她的子民而已。她就是生命的主宰，可以任意造就一切，也可以恣意摧毁一切。生命的轮回在她的眼里只不过是一幕幕不断重复上演的悲喜剧而已。

当大眼儿、二驴子、黑皮、竹竿儿相继用完最后一个氧气瓶子浮上水面后，林滨很灿烂地笑了起来。是啊，有谁能在一日之间收获了普通人若干年才会得到的财富还会不开心呢？

大眼儿拎着一大兜子的紫海胆、红里子海螺、螃蟹叫嚷着：“滨哥，今天收成不错啊。看来今年是个好年景，今晚可要好好庆贺一下啊。要不，咱哥几个去海仙楼放开了撮一顿吧！”二驴子、黑皮、竹竿儿也随声附和着。在这样一个令人愉悦的日子里，品美酒、尝美食助兴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吗？林滨笑得愈发灿烂了。

大眼儿、二驴子、黑皮、竹竿儿都是林滨的手下，也是他光屁股长大的好兄弟。大眼儿的眼睛并不大，但是在一次相亲时嫌对方眼睛小，偷着对媒婆说：“这个姑娘眼睛怎么小得像个蛭子眼？”蛭子本来就小，蛭子眼又有多大？没人仔细测量过，但估计不会比针眼大很多。不曾想姑娘耳尖，跷脚指着大眼儿骂道：“就你眼大，你的眼睛蚂蚁钻进去正合身。”自此落下了“大眼儿”这个雅号。二驴子却是真正的驴脾气，暴躁到晚上做梦和人打架居然懵懂之间飞起一脚踢破了脚皮。黑皮也是真黑，连锃亮的光头都是黑的。都说黑皮坐在沙滩上一翻白眼儿，整个儿一个“夜叉”上岸。最要命的是他还有一个癖好，喜欢养一条和他一样黑的黑贝犬。竹竿儿长得很不像竹竿儿，只是特别喜欢钓鱼。有一次，一群城里人带着齐备、昂贵的渔具风尘仆仆来到海猫岛钓鱼，半天却一条也没钓上来，于是乎大骂此地穷山恶水鱼蟹不生。偏巧竹竿儿颠颠地跑来，拿着破竹竿儿做的鱼竿儿左甩右钓的，

一会儿就捣鼓上几斤鱼来，边钓边故意大声嚷嚷：“哎呀，不能钓了，钓多了也吃不了，明天来‘拿’吧！”言毕，收竿走人。边走边还唱起来了，“竹竿儿那么一甩啊，鱼上来啊哈……”

海仙楼里没有神仙，但是有很擅长做海鲜美食的师傅。海仙楼也并非很高档的酒店，只是镇上比较有名的一个酒家而已。但即便如此，开摩托到那里也需要半个多小时。林滨当然不会带着这一群酒鬼兄弟跑那么远的夜路醉酒夜归。连个路灯都没有的山路再加上醉酒，总是叫人心心里不托底的。不管怎么说，安全都是首位的。

海猫岛本来就是坐落在一个半岛的尖上，本来就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除了到海边，似乎到哪里都很远。但或许也正因为偏僻，才会存留那么多的自然特色。人类固然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很多时候更是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天敌。自古以来又有多少物种灭绝于人类之手呢？而且这种毁灭根本就不是出于生存必需，仅仅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口福之欲，甚至，仅仅是为了好玩。偏僻的海猫岛世外桃源一般避开了城市化的脚步，得以保存了更多的自然本色。这里不但有最好的海鲜，还有最淳朴的厨师和他海风一般清朗的笑容。

瘸腿三叔的店虽然小，但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温暖的家的感觉。

海参贩子“黄鼠狼”一早就候在海边了。

“黄鼠狼”姓黄名德兴，据说早年长得干瘦，而且特喜欢吃鸡，故此落下这个不雅的称号。虽说年长发福有了几分富态，但他那一双滴溜溜转的奸商的小眼儿细瞅起来还真有点像黄鼠狼。“黄鼠狼”是林家村这一带养海人长期稳定的客户之一，据说在城里的大商场有好几个摊位。

虽然秋风瑟瑟，但黄鼠狼的心却是火热的。位于海参生产加工链第二个环节的他们只要辛苦一两个月便可一年衣食无忧了。他们会把海参深加工成干品后拿到城市的大商场里出售，赚取属于他们的那份丰厚的利润。

“哎哟，我的小宝贝呢，见到你们我可真高兴啊！”黄德兴抓起一个大个头的海参狠狠地亲了一口。

“黄叔……”

“小子，你别跟我‘黄鼠’、‘黄鼠’的，‘黄鼠狼’好歹还算是食肉动物，这‘黄鼠’可是吃草的。你小子要是诚心叫，就叫我四叔，要么干脆叫我老黄也行。”

“哈哈，行，四叔。您老又发福了，是不是海参卖得好，日子过得舒心啊？有钱大家赚，今年的价钱是不是该涨一涨啦？”

“哎哟，我的小祖宗呢，您就别琢磨我的那点薄利啦。你爸年轻时赶的海参我就开始收，老交情我还能黑你吗？我们也不容易啊，摊位费一年都几十万，稍一闪失可是倾家荡产啊，哪比得上你们一本万利啊！”

“我们赚的可都是血汗钱，你一个闪失倾家荡产，我们要是闪失了可就小命不保。”二驴子闻言忿忿道。

“你就奸商吧，好好的海参你给滚上咸盐压秤卖高价，小心遇到操蛋的扒了你的鼠皮！”竹竿儿也跟着帮腔。

“我倒是想卖好的，可也得有人买啊？纯干品成本都几千元一斤，谁舍得买？再说了，买的都是送礼的，吃的都是收来的，没人找我算账的！”

林滨一行早已精疲力竭了，话不多说，钱物两讫，黄鼠狼拉着海

参回家深加工了。海参比较金贵，放的时间久了会化皮，从而影响海参的品质。黄鼠狼当然要抓紧时间了。林滨对看门的老孙头嘱咐一番，拣几样海鲜叫别人捎回家，一行五人直奔瘸腿三叔的小饭店而去。

瘸腿三叔早些年在石矿上崩坏了一条腿，上山、下海都不太利索。好在人各识一经，三叔做得一手好菜，加上为人和善，生意一直都不错。

大眼儿走到哪里都是一副猴急的样子，进得门来把网兜丢到灶上喊：“三叔、三婶，海胆生吃，螃蟹蒸了，红里子海螺拌小葱，再炖一盘鱼、来盘肉、来个汤，好了。”三叔笑得眼角全是褶子，有生意做当然开心了，而且林家村长期封闭，加之地域狭小，七搭八勾彼此都能攀上点亲戚，老人也很乐见这些个小辈儿发财。

林滨几个还在洗脸说话，黑皮老早抢到炕头拿起啤酒仰头喝上了。通常，有些人话语少是因为忙着做事情。

不多时菜就上来了。清蒸螃蟹自不必说，海胆被开了五分之四的上壳，壳口整齐得像圆规划出来的，剔除杂物，秋天的紫海胆生殖腺肥厚金黄，舀取少许辣根、酱油、姜汁调配的佐料浇上去，挖出来咪溜一吸，清凉、鲜美的海胆黄顺畅地滑进喉咙里，直叫人感叹这种丑陋之物竟然会有如此鲜美的味道；红里子海螺蒸熟切成条与小毛葱凉拌也是三叔的拿手好菜，咸淡适宜、清凉爽口；一条一斤左右新钓的黑鱼是三叔用自己调配的辣酱炖的，好像有红辣椒、大蒜、糖什么的。三叔笑呵呵地说：“你们几个嘴刁，这是特意给你们选的斤两的黑鱼。”黑鱼个头小味淡，个头大肉柴，三叔的心思还真是细腻。竹竿儿尖着嗓子叫道：“知道了三叔，你炖鱼的水平天下第一，我吃鱼的水平天下第一！”言罢直接伸筷子夹起黑鱼肚和鱼肝。这个家伙吃鱼首选最好吃

的鱼肚和鱼头，没有半分谦让的意思。三叔笑起来一脸细密的褶子，矮胖的身躯居然跟着颤悠起来了。一道辣炒猪大肠很适合潜水员消耗巨大体力后补充能量；热气腾腾的散养公鸡炖山蘑，鸡是三叔自己养的溜达鸡，蘑菇也是从后山的松林采的；三婶烙的油饼，金黄酥脆，一层层薄得像纸。三婶不会炒菜，只会做主食和打杂。有这么好的厨师老伴，谁还需要会炒菜呢？

林滨只对口味清淡的海胆、螃蟹、海螺感兴趣，其他的人却对鸡汤和大肠发起了猛攻。潜水员在水下工作了两个小时，高强度的劳动和海水的低温都会造成体力的巨大消耗，急需高脂肪食物补充热量。

三叔的厨艺固然好，但饥饿岂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厨师？

只不到一个小时，酒足饭饱，一箱二十多瓶的啤酒也已经喝光了。坐在炕头的黑皮横身倒下早已鼾声如雷。林滨找来一件军大衣给他盖上。大眼儿喊累要早点回家睡觉，林滨知道，他这是赌瘾又犯了。不由破口骂道：“你他妈的有两个糟钱就烧得要死。再这样下去你的工钱全没收。看你个死德行，赌、赌、赌，再过十八辈子也讨不到老婆。”

挨骂对大眼儿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在某种程度上、对某些人来说，被老大骂是一种亲昵的表现，若很久不挨骂反倒犯嘀咕是不是出什么差错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贱皮子”。大眼儿嘻皮笑脸地对林滨说：“滨哥，就这一回，往后再也不赌了。”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我先走了”。林滨无奈，瞪眼骂道：“我告诉你大眼儿，你可要知道你还有老人要养，虽然咱们这一行的行规是基本工钱年底结，每次出海拿现金分成，但是对你就不能这样，再赌我就直接把你的分成给你娘，要不，爱干就干，不干滚蛋！”大眼儿依然臊眉搭眼地笑着。林滨实在拿这样的二皮脸没有办法，甩甩手道：“滚、滚、滚，别让我看见你个

死相。”大眼儿闻言哧溜滑下炕沿转身消失在夜色里。

二驴子见此情形道：“大滨子，你还真的要管管他了，干咱们这一行的就是吃身体的本钱的，趁年轻体力壮不攒点钱，岁数大了干不动怎么办？”

竹竿儿接过话：“是啊，别说能不能干得动，就算干得动，海区也不是咱自己家的，今天能包上明天还不知道咋样呢。”

这块海区本来是轮不到林滨承包的，若非机缘巧合，林滨也不会成为这片海域的主人。自打父亲过世，还是老村长二爷给了他一个饭碗，初始在潜水队打点杂，后来身板硬实了开始做潜水员。再后来海区承包给了黄毛，若非黄毛打架伤人蹲牢，这片海区估计现在还是黄毛的。今年黄毛出狱了，整天叫嚷着要拿回来这片海区。熟悉这片海区的人都知道这是个聚宝盆，虎视眈眈者不在少数，而海区合同一年一签，明年会花落谁家，谁也说得不准。

林滨叹口气：“是啊，这几年咱哥几个也都挣了些钱，会过日子的也有点积蓄了，日后就算不做这一行，做什么营生好歹都有个本钱。这个大眼儿，哎，看起来猴精，可长的净是些外路子精神。这种人见得多了去了，年轻时挣大钱，吃喝嫖赌挥霍一空，老了无依无靠。”

“不过，咱也别皇帝不急太监急了。生死由天、富贵由命。他呀，有的是歪肠子，饿不死的。”竹竿儿的舌头明显大了，疲劳的人总是更容易酒醉的。

“他有个屁歪肠子，赌一场输一场，被人做扣了还帮着人家数钱！”眼见着光屁股长大的兄弟不争气，林滨感觉很是郁闷。

“他呀，最起码有一点能保证他饿不死。”二驴子突然冒出来一句，大家齐刷刷看着他，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怪论。

“最起码，到了一定份儿上他能豁出脸要饭！”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不过二驴子说得也在理，脸皮厚的人总是更容易适应生存环境的。因为，在他的生存法则里，没有一个生存的道德、尊严底线。

黑皮的鼾声愈发震撼，不知道是肥胖的人爱睡觉，抑或是爱睡觉的人更容易肥胖，但林滨却知道他更愿意睡到自然醒。于是嘱托瘸腿三叔：“三叔，叫他睡吧，等会儿醒了他自己就回了。”又转头对二驴子和竹竿说，“二驴子今晚你去看海吧。这段时间海参出货了，老孙头一个人怕是盯不上去。竹竿儿早点回家好好休息。明天天气好的话再下趟海。”

一行人分三路散开，各自奔自己的小窝而去。

秋天的海边有了很浓的凉意，夜风掠过面颊顿时将酒劲儿激醒了三分。林滨的摩托很快融进夜色中。低音炮里艾敬在轻声哼唱着：“一九九七快点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啦……”这让林滨觉得很愉快。香港已经回归了，腰包里的钞票也让他随时可以去香港转转。但他现在只想快点回到家。

远处才翻新装修的小楼泛着淡淡的光晕，散发出温暖的家的气息。那里，有他最心爱的姑娘在等待他的归来。对于林滨这样一个传统的渔民来说，把劳作得来的钱交给自己心爱的女人，欣赏她的惊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和从前父亲拎着几条鲜鱼交给母亲烹制是一样的。

家，温暖的家。

黑丫头

黑丫头名叫刘燕，是林滨的老婆。黑丫头也不算很黑，只是面色很红润，看起来很健康的红润。可她偏偏羡慕肤色白净的女人，总希望自己能更白一些。越是这样林滨偏就叫她“黑丫头”，只有这个时候她才会争辩说自己根本不黑，林滨也就不必再听她叨咕怎么才会叫自己更白一点。

但是从背后看，黑丫头确实很黑，因为她的头发披散开来，很长、很浓、很黑，整整遮住了大半个身子。黑丫头是个理发师，在追求她的时候，每次林滨去理发她都会花费比别人更长的时间，似乎要把她的头发逐根儿打理好。

林滨虽然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是不代表他不聪明。事实上他本来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只是因家庭变故才辍学的。何况，对爱情的直觉，本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互相爱慕的男女，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会拨起颤动的心弦。

林滨当然能觉察到刘燕对他的好感。

小村里最出色的年轻小伙儿和最漂亮的姑娘结合到一起，自然是合应天意、人意。

林滨喜欢夏天和刘燕一起在沙滩上散步，喜欢从后面看她美丽的

长发，喜欢看她弧线优美的脚踝在沙滩上踩出一串串的脚印，喜欢从后面把她像小鸟一样环起来、亲吻她向后仰的脸，喜欢她坐在礁石上，然后自己卖弄地跃进水里捞取海产品丢上来，听她夸张的、惊喜的尖叫。

这样悠然的日子让他们感觉幸福无比，就像一首旋律清雅的曲子，在那里可以听到清泉的叮咚、可以闻到田野的芳菲、可以看到舒展的花蕾、可以感受到温暖的阳光。

当然了，生活是精神的，同时也是物质的。女人数着男人劳作得来的钞票，像极了小孩子摆弄自己心爱的玩具。

进得门来，母亲腰板笔直地和刘燕一起坐在客厅里。自打父亲去世，林滨觉得母亲突然就像父亲灵魂附体了一般，一下子威严了很多。

还记得父亲走后不久，母亲对他说：“大滨，你大姐快嫁人了，现在你爸也走了，下面还有个弟弟，你是长子，家里的担子就只有落在你身上了。”林母生性刚强，虽有亲友愿意接济，但舍来的饭总是吃不踏实的。何况，一天两天好说，时日久了总难免被人厌烦的。

那一刻林滨感觉到了一丝麻木的绝望。在这之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做一名大学生、做城里人、吃公家饭，当这一切突然之间化为泡影，林滨的心里不由得生起了对命运的怨恨之情，甚至想毁灭打碎他的梦想的这一切。但是看到母亲威严的神色，恍惚觉得父亲正在威严、期盼地看着自己，又好像是父亲借母亲的口说出这句话的。深夜无眠，听到母亲房间里传出压抑的哭声，林滨才知道了母亲心中巨大的痛。

一瞬间，林滨觉得自己不再是个男孩儿，而是一个男人了。

母亲见林滨醉醺醺的样子，斥责道：“又带些个狐朋狗友喝酒去

了，乱花钱不说，这么晚回来出点岔子怎么办？喝那么多酒骑摩托走山路多不安全，那可是肉包铁啊！哪年摩托车不出点事，家里就容不下你们这些‘大款’了？就饭店的菜好吃、酒好喝？”

林滨只有唯唯诺诺地认错，刘燕却在一旁替林滨开脱：“妈，您就别说他了，大滨也不愿意这样啊，你也不是不知道他那些哥们儿什么人，累一天了不出去热闹热闹心里能平衡吗？”

“噢，你个死燕子，联合老公欺负婆婆是不是？”母亲见刘燕替林滨护短，心里暗自偷笑。媳妇护着的可是自己儿子，做母亲的当然高兴了。林母见林滨平安回来也就放心了，上楼前叮嘱：“不要再挣点钱到处得瑟，过日子路还长，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把钱都交给燕儿存起来。”

成家之前，林滨所有的收入都交给母亲，自打成家，母亲就不再替林滨把钱了。母亲说：“不要让媳妇感觉你的心不在她这里，我年纪也大了，要钱也没用。”

林滨与其他暴发户最大的不同在于发财后没有沾染上不良习好，仍然保持着淳朴的渔家子弟本色。这倒颇有其父之风。林滨的父亲虽然是林家村第一个盖起小楼的“万元户”，唯一的嗜好却是品几盅烧刀子。进了房间林滨把钱交给燕子，刘燕一张张仔细数着，像是要把每张钞票都捻成两层。刘燕感觉很幸福，或许这不完全是钱的原因，更是一种被信任的安全感。

林滨倚在床上感觉身躯放松而温暖，只有家才会给人这种感觉——一种不仅是身体、更是精神的放松。刘燕还在那里叨叨咕咕将来要干这个、干那个的，林滨却坏笑着一把将刘燕揽在怀里：“我现在只想干那个，干那个制造小孩儿的活。”刘燕尖叫着假装要挣脱，扭动的

身躯却拱进林滨的怀里。

制造小孩儿本来就是一件很让人期盼的事情，何况制造的过程异常快乐呢？刘燕的脸虽然常年接受海风的吹拂略微有一点点黑红，但身体却是异常的白。玲珑有致的身段在长长的黑发衬托下显得越发的白皙。淡淡的月色洒进来，一切显得那么朦胧、美好。林滨边亲吻着刘燕的身边嘟囔着：“燕子，给咱俩生个孩子吧！”刘燕喘息着说：“好吧，来吧，老公，我要给你生孩子，生一大群孩子！”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是从寂静的海底传来的，有那么一点朦胧，有那么一点遥远，像是睡梦中的呓语。

那一晚，林滨梦到了一个小男孩儿咿咿呀呀地扑向他的怀里喊爸爸，也梦见了很多很多的海参。他真愿意这样的梦更久一点。但是，梦终究是要醒的。